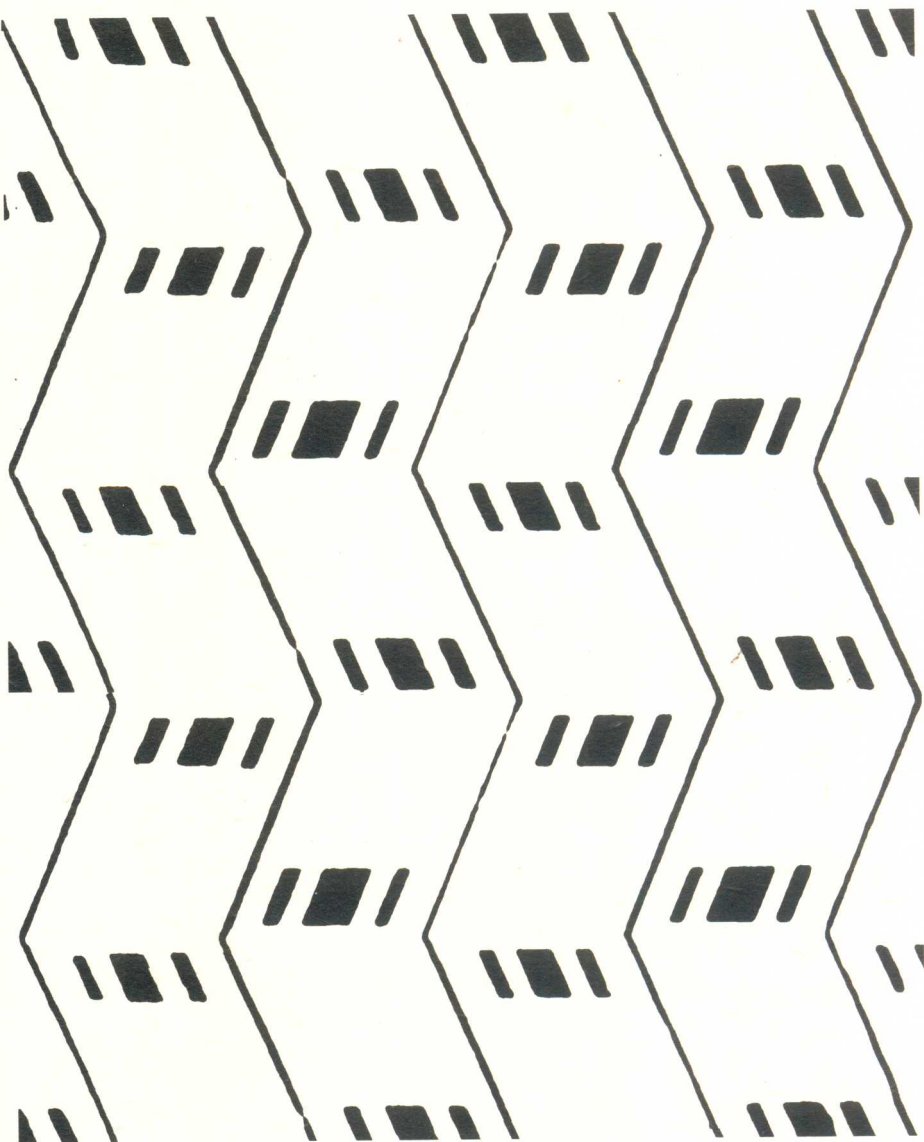




呈晓东 著

梦中的彩笔

中国现代文学漫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吴晓东 著

梦中的彩笔

中国现代文学漫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中的彩笔：中国现代文学漫读 / 吴晓东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301-29444-4

I . ①梦… II . ①吴… III .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 ①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1010 号

- | | |
|-------|--|
| 书 名 | 梦中的彩笔：中国现代文学漫读
MENGZHONG DE CAIBI |
| 著作责任者 | 吴晓东 著 |
| 责任编辑 | 于海冰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444-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刷者 |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70 千字 |
|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7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阅读的德性”（代序）

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里漫游，看到塞尚画的一幅读报的父亲的肖像画，忽然意识到在短短一个夏日午后所浏览的从 13 世纪到 20 世纪初叶各个年代的绘画中，大约有几十幅都表现了阅读场景，似乎可以组成一个关于“阅读”的主题系列。而 19 世纪的绘画在其中占了相当比例，于是想到不止一个史家把 19 世纪看成是西方人阅读的黄金时代。一大家子人在饭后围着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听有文化的长者或正在上学的少年读一本小说来打发长夜，是漫长的 19 世纪常见的场景。

这种 19 世纪式的温馨的阅读情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怀想。因此读到张辉的《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10 月版），产生了近乎一种怀旧般的亲切感。该书的腰封形容《如是我读》是“一组关于书与人的赋格曲”，“关乎读，关乎书，关乎人”，“如是我闻，如是我读，如是我想”。而该书在自序中直接触及的就是“阅读的德性”的话题：“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张辉的这部随笔集看成是一本关于“阅读的德性”的书，也是在序言中，张辉倡言“读书风气的更易，乃至土风

的良性回归，应该从认真读书始”。

而张旭东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中，则从“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的角度，呼吁“经典阅读”，认为“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与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书中收录的《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一文中指出：

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通过阅读这些伟大心灵的记录，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才能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有效的应对。

张旭东强调通过经典“与过去伟大心灵”“直接对话”。而这种“对话性”也决定了经典构成了我们与“过去伟大心灵”进行“晤谈”的日常性和恒常性，决定了一部真正够分量的文史哲经典不是随便翻阅一过就能奏效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我由此对“阅读”的话题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相继读了洪子诚的《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版），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版），托马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公司 2015 年 4 月版），《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 1 月版），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埃兹拉·庞德的《阅读 ABC》，约翰·凯里的《阅读的至乐——20 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安妮·弗朗索瓦的《闲话读书》等，这些书虽然不尽讨论阅读，但都或多或少对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乐趣，以及“读什么”“怎样读”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思考。

如果说“经典”阅读，因之关涉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张旭东语）的大问题，而显得有些“高大上”，那么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所讨论的“阅读”，也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和力，在本书“前言”中，布鲁姆说：“如何善于读书，没有单一的途径，不过，为什么应当读书，却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布鲁姆看来是人的“孤独”：

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因为，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

很多人都是在孤独的人生境遇中开始养成阅读习惯的。而“阅

读”在布鲁姆这里，则有助于消除生命本体性的孤独感，这对于日渐原子化的孤独的“后现代个人”而言，是具有疗治意义的善意提醒。而庞德的见解也同样属于“治愈系”的，他在《阅读ABC》中这样看待“文学”的作用：

文学作为一种自发的值得珍视的力量，它的功能恰恰是激励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它舒解心灵的压力，并给它给养，我的意思确切地说就是激情的养分。

这种“激情的养分”如果说对人类具有普泛的有效性，那么，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则更多关涉到人类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洪子诚先生的《阅读经验》，提供的就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心灵在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岁月中留下的时光印迹。批评家李云雷认为洪子诚“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入当下的基点。”《阅读经验》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省思的氛围，一种雕刻时光般的对岁月的思考所留下的缓慢刻痕。

真正的阅读，似乎也因为这种与岁月和历史的缓慢的对话，而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活。就像手工艺人的劳作，必须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因此，张辉在《如是我读》中的《慢板爱好者》一文中

重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的一个故事：一帮抬尸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却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不走了。雇主过来催促，工人回答说：“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张辉说，此后，每记起这个故事，就想起尼采在《曙光》一书的前言中，面对“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对“缓慢”和“不慌不忙”的强调，以及对“慢板”的爱好：

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

如果说在尼采那里，“慢”构成的是“正确地阅读”的标准，那么，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告诉普通读者：看似深奥的文学分析也“可以是快乐的”。这堪称是一种快乐的阅读哲学。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也称自己选择图书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中也对文本持类似的理解：

我说的文本并不是实用性质的文本（比方法律条文、科学公式、会议记录或列车时刻表），而是存在意义自我满足、为人类的愉悦而创作出来的文本。大家阅读这些文本的目的在

于享受，在于启迪灵性，在于扩充知识，但也或许只求消磨时间。

也许，“快乐”最终构成了“阅读”的最低但也同时是最高的标准。

目 录

“阅读的德性”（代序）	III
-------------	-----

第一辑

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的发现	3
废名的踪迹	29
“南国诗人近若何？”	49
记忆·现实·远景	54
《传奇》：战争年代的苍凉手势	58
作为建筑与心理空间的“阳台”	62

第二辑

何谓“文学的自觉”？	71
作为传统的“五四”	78
乡土中国：一个“世纪故事”	81
边城世界的虚构性	94
“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国语境	102

第三辑

植入战争背景之中的中国新诗	113
诗歌阅读：世界性与世纪性难题	142
语词的漂泊	148
追蹊“凤凰”的踪迹	157

20世纪中国诗人的江南想象	170
---------------	-----

第四辑

历史·审美·文化	179
直面无以归类的鲁迅	187
裂缝后面的世界	205
文学史家的“通识”与“情怀”	209

第五辑

为汪曾祺建构新的整体观	239
学术的体温与情热	246
对核心问题的逼问	252
形式研究的独异风景	260
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的彼此敞开	265

第六辑

从“小世界”到“平行宇宙”	275
“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	281
别有一种会心	286
“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	291
记忆的美学	295

第七辑

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303
“细读”和“大写”	320
唤回学术的活力	331
探寻文学的诗性之灯	341
如何触碰经典	369
网络时代如何“阅读”	378

第一辑

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

一、风景学与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

很高兴孙晓忠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贵校与大家交流。我选择的是一个与文学、艺术史以及文化研究都略有点关系的题目，谈谈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大家知道，风景学是近些年来学界的一门显学，因为有跨学科性质，所以似乎与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哪个学科都有关。也许大家从艺术史以及文艺学的角度已经非常了解这个风景学的学科领域。这些年至少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断地言说风景的发现的话题。但就在这种不断地言说的过程中，这个话题的生产性却越来越打折扣。很多涉及这个理论的文章都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原因之一是这些年国内学人讨论风景的发现的文章大都依赖于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风景理论，其中第一章标题就是《风景的发现》。在柄谷行人讨论日本文学的起源的问题上，风景的发现的理论是有生产性的，刚刚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甚至方法论，尽管使我们对风景问题的认知多了一副日本制造的眼

镜。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激发了中国学者对风景问题的复杂认知，意识到风景问题是一个有复杂的历史性的文化和审美问题，也一直与文化政治问题密不可分。人类对风景的认知历史，其实是文明史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也使我们意识到，风景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领域。而在西方，风景其实是 20 世纪重要的学术问题。这些年，武汉大学的张箭飞教授一直致力于风景研究，大家应该熟悉她 2011 年翻译的《风景与认同》。最近她主持翻译过来《寻找如画美》等四五种西方风景学的论著，都有助于我们在柄谷行人之外，丰富对风景理论的认知，也会让中国读者充分意识到西方风景学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史，与文化史美学史政治史旅游文化始终纠缠在一起。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张箭飞教授主持的风景学译丛中几本书中的核心论点。比如译林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的英国艺术史学家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其写作主旨就是：“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完全独立于文明风景，只要详加考察，也同样是文明的产物。”这意味着人类对风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文明史的一部分。还有一本《风景与权力》，是西方关于风景研究的论文集，在导论中，该书的编者米切尔称：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

你可以看出，风景学处理的问题差不多与文化史领域处理的问题同样丰富，而且风景学还格外涉及审美认知领域。

在《风景与权力》导论中，编者米切尔回顾了 20 世纪西方风

景学的历程。他指出风景研究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主要以风景绘画的历史为基础阅读风景的历史，并把风景的历史描述成“一次走向视觉领域净化的循序渐进的运动”，代表人物是大家熟悉的贡布里希。第二次转变则与后现代主义有关，“倾向于把绘画和纯粹的‘形式视觉性’的作用去中心化，转向一种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办法，把风景看成是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主题的一个寓言。”第一种方法是“沉思性的”，第二种方法则是“阐释性的”。

如果借助米切尔的视野来观照，那么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完全可以归为第二种，把风景的发现看成是内在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明的一个隐喻或者寓言，风景的内在意义是被柄谷行人所阐释出来的，即所谓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景。

柄谷行人是借助于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难忘的人们》为对象阐释出他的风景的发现的理论的。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大津——“我”——从大阪坐小火轮渡过濑户内海时所见的风景：

春日和暖的阳光如油彩一般融解于海面，船首划开几乎没有一点涟漪的海面撞起悦耳的音响，徐徐前行的火轮迎来又送走薄雾缠绵的岛屿，我眺望着那船舷左右的景色。如同用菜花和麦叶铺成的岛屿宛如浮在雾里一般。其时，火船从距离不到一里远的地方通过一个小岛，我依着船栏漫无心地望着。山脚下各处只有成片矮矮的松树林，所见之处看不到农田和人家。潮水退去后的寂寞的岸石辉映着日光，小小的波涛拍打着岸边，长长的海岸线如同白刃一样其光辉渐渐消失。

——国木田独步，《难忘的人们》（1898 年）

这是一段把内心叙事与外部风景完美结合的文学语言。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风景背后存在的那个观察主体：“我眺望着那船舷左右的景色”，“我依着船栏漫无心意地望着”，都直接指涉着主体行为：眺望。这里的“眺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看”，“眺望”正是使对象成为风景的方式。小说中还写到“我”“心情沉郁常常陷入沉思”，连同“潮水退去后的寂寞的岸石辉映着日光”等描写，本身就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的语言。与其说“岸石”寂寞，不如说是岸石反衬出“我”的孤寂的心灵状态。正是在这种心灵对象化的过程中，暗含着或者说生成着一个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谓的发现了风景的内在的主体。

小说中的天津最后观察到的的是一个“在寂寞的岛上岸边捕鱼的人”，“随着火轮的行进那人影渐渐变成一个黑点。这个捕鱼人就成了天津……难忘的人们中的一位”。柄谷行人分析说：天津所看到的那岛上的男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个风景，是作为风景的人，人成了风景。就像里尔克在《论“山水”》一文中所说，人走进了风景，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这其实也是我们有过旅行经验的人的共通体验，在火车或者汽车上，很多人喜欢看沿途的风景，沿途的乡野中的人当然是被当作风景来看的。对我来说，这种沿途的风景和旅行的目的地一样有吸引力。我在《读书》上看到一篇台湾学者写的文章，作者说他属于那种旅行中在行进的车上连一秒钟都不愿错过窗外风景的人，读了之后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但是我也同样观察车上人们的形态，发现仰头大睡的占绝大多数。所以大家都熟悉什么是中国式旅游，就是一句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一问，什么也不知道。”我虽然上车很少睡觉，但下车还是要拍照，所以也